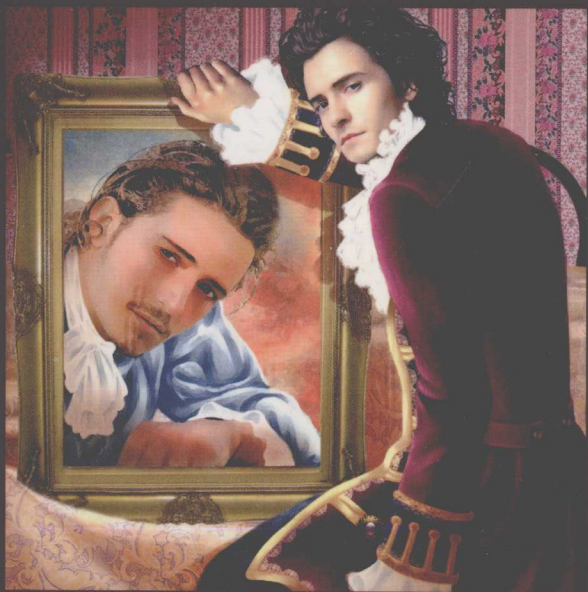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译本 ◆

道连·格雷的画像

[英国] 奥斯卡·王尔德 / 著 郑晓园 魏文峰 / 译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ey

道连·格雷的画像



[爱尔兰]奥斯卡·王尔德 著
郑晓园 魏文峰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连·格雷的画像/(爱尔兰)奥斯卡·王尔德著;郑晓园、魏文峰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8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祿善主编)

ISBN 978-7-5354-3539-2

I.道…

II.①奥…②郑…③魏…

III.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6776 号

策 划: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刘 方 吕 进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左 怡 澹台芳

封面绘画:杜 娟

插图绘画:刘为民

排版制作:胡金娥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7.375 插图:6

版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33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黄祿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

赵燮生 黄祿善 韩忠华

杜 蕾 李 易 王仙芳

金泽龙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19世纪唯美主义的代表奥斯卡·威尔斯·王尔德，可谓世界文坛上的一个怪才。有人对他推崇备至，也有人对他不屑一顾。因为他是一个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矛盾人物。

王尔德于1854年生于都柏林，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度过了他短暂的一生。王尔德的父亲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被誉为欧洲“耳科医学之父”；此外他还热衷于文学和考古学，但老王尔德的私生活异常糜烂，贪杯，好色，有一次甚至受到指控，说他用麻醉剂去勾引一名良家妇女。王尔德的母亲简·埃尔吉是一名颇有才华和名气的诗人、政论家，在家中定期举办的沙龙上，小王尔德常常听到母亲在客人面前高谈阔论。王尔德从小就深受父母的影响和熏陶，可以说，他一生中最好的教育，是在他父亲的早餐桌上和母亲的会客厅中得来的。王尔德也很为自己的父母而自豪，在晚期作品《狱中记》中，他曾这样谈及他的双亲：“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遗留给我一个名字，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考古、科学，还在使我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国家的历史

上，使这个名字变得崇高和光荣。”

20岁时，王尔德进入牛津大学，并且开始给杂志撰稿。当时，著名的作家兼文艺批评家约翰·拉斯金正在牛津大学博物馆作系列演讲，系统地阐述他的美学思想。他那“缺乏活动的生活是犯罪，缺乏艺术的活动是丧失人性”的观点在大学生中风靡一时，也在王尔德那里得到了共鸣和衷心拥护。同时，华尔特·品特的著作《文艺复兴学研究》给了他很大的启蒙教益。王尔德后来结识了品特，并继承了品特“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在牛津，王尔德着装讲究独特，房间装饰华美，很有一种“身体力行”的唯美风格。1877年，王尔德的意大利、希腊之行加速了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的形成。回到牛津，他便以“美学教授”自居，宣扬唯美主义文艺思想。在他的周围，很快聚集起一批趣味相投的“崇拜者”。1881年7月，第一部精装的《王尔德诗集》在伦敦出版，它标志着王尔德正式走上文坛。同年，他到美国和加拿大旅行讲学。旅美期间，他还拜访了美国浪漫主义先驱爱伦·坡和惠特曼，推崇他们追求怪异和激情的创作风格。在一次《纽约先驱报》记者的采访中，当被问及唯美主义是否可称为哲学的时候，王尔德宣告了自己的唯美理论观点：“它当然是哲学，它研究在艺术中可以发现一些什么，它寻求生活的秘密。所以唯美主义可以视为是对艺术中的真理的研究。”

1883年王尔德从美国归来不久，又前往当时文艺新思潮的中心——巴黎。在巴黎，王尔德结识了龚古尔、雨果、都德等作家以及一些著名演员和社交界名流，他把自己的诗集献给大家，同时对颓废派文学以及左拉作品中那类有关病理和变态的描写产生亲近感。他完成了一部名为《派迪哀公爵夫人》的情节剧，同第一部剧本《维拉》一样，它显得很不成熟。但它却是后来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的雏形。相比之下，倒是同期写就的叙事诗《斯芬克斯》充分显示了王尔德的文学才华。巴黎给王尔德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由于挥霍无度，经济上发生了困难，半年后，他不得不返回伦敦。

1884年年初，年届而立的王尔德在都柏林结识了一位富有的律师的女儿康斯坦斯·劳埃德，立刻为她迷人的风姿和坦率的为人所倾倒，很快两人便步入婚姻殿堂。爱情给王尔德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动力。

1888年5月，他的第一部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包括《快乐王子》、《夜莺和玫瑰》、《自私的巨人》、《忠诚的朋友》和《神奇的火箭》）出版。这本书立刻引起轰动，王尔德也成了人们注目的中心。《快乐王子及其他》至今依然是英国最著名的童话作品之一，多次再版。《快乐王子》中的主人公——快乐王子的雕像耸立在城市上空，每日目睹着城市的丑恶和穷苦，尽管他的心是铅制而非“人心”，也忍不住哭了。在小燕子的帮助下，王子把身上所有的宝石施舍给穷苦的人们，然而，他和小燕子却落得个抛尸垃圾堆的悲惨命运。《自私的巨人》在王尔德的童话中，是篇幅最短，也是最优美、最富诗意的一篇。

1891年12月，他的另一部童话集——《石榴之屋》问世，该书收有四部童话：《少年国王》、《小公主的生日》、《渔夫和他的灵魂》和《星孩》。这部书并未像王尔德的第一部童话集那样立即受到欢迎，而是渐渐地，特别是在王尔德死后，才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集。

王尔德的童话，想象丰富、词藻华美，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充分体现了作者精妙绝伦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唯美主义的表现手法。这些童话故事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鞭挞统治阶级和富有者的贪婪自私、冷酷残暴，歌颂善良人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现了作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情。正因为如此，王尔德为数不多的几篇童话被公认为可与安徒生和格林兄弟的童话相媲美，甚至被许多人推崇为“是他最好的、最有特性的散文著作”。

婚后，王尔德不断为杂志撰稿和举办讲座，并于1887年至1889年在《妇女世界》月刊做编辑，同时还在业余时间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几年后以《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一篇作为集子的名称合并出版。1891年，他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意图》和

论文《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心灵》，并开始创作诗剧《莎乐美》。

在当时，同性恋常被视作比谋杀罪还恶劣的行为。但英国人偏偏就是这么自相矛盾。19世纪上流社会的男人和男孩之间同性恋之风异常盛行。作为一个男性同性恋的先驱者和辩护者，王尔德早在1886年便在比自己小得多的罗伯特·罗思的引导下进入同性恋世界。1891年他又不可自拔地迷恋上道格拉斯勋爵。有着苗条身材、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道格拉斯，使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为他着迷。道格拉斯的父亲昆斯伯雷侯爵对两人的行为非常反感，有一次当众羞辱了王尔德，王尔德以诽谤罪把昆斯伯雷侯爵推上被告席，没想到的是，法庭却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判了王尔德两年徒刑，爱妻在他服刑期间忧伤而死。刑满释放后王尔德离开英国去了法国，开始了流亡生活，创作激情也随之低落。《雷丁监狱之歌》是为悼念同室狱友而作，与王尔德那些雕琢华丽的诗歌相比，这首诗情感真挚，风格清新。

王尔德不仅写诗、童话、小说、散文，还是一个剧作家。他一共写过9部剧本。其中讽刺喜剧《温德米尔太太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的丈夫》、《认真的重要》至今久演不衰。在这些喜剧里，王尔德把讽刺的矛头直指上层社会，客观上有助于抨击英国贵族社会及其妄自尊大的虚伪道德和荒唐习气。

独幕剧《莎乐美》创作于1891年，取材于《圣经》。据《马可福音》第6章和《马太福音》第14章记载，希律王娶了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施礼者约翰曾多次告诫希律王：“你不可娶希罗底为妻。”希律王听了很不高兴，但是敬畏他先知圣人的名声，不敢害他，便把他投到狱中。希律王生日时宴请群臣，希罗底的女儿莎乐美献舞，很得希律王的欢心。希律王就对她发誓说：“无论你要求什么，我都愿意给你。”女孩出去问母亲，母亲说：“施礼约翰的头。”于是莎乐美请求希律王，希律王非常苦恼，可是他已经发誓，无法拒绝女孩的请求，于是命令侍卫去监狱杀了约翰，取了约翰的头，女儿拿来交给了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这消息，就来把约翰的尸体领走，葬在墓里。显然，在《圣

经》中，要杀约翰的不是莎乐美而是她母亲。

王尔德对《圣经》作了改写。在王尔德的《莎乐美》里，戏一开场，约翰已在监狱，莎乐美一听到约翰的声音，立刻被这优美的嗓音所吸引，她坚持让卫兵将约翰从牢狱中放出，于是见到了憔悴苍白的约翰，莎乐美心中燃起了“不可言明之爱”。可是面对莎乐美狂热的爱情表白，约翰视若洪水猛兽予以严词拒绝。受到羞辱的纯情少女莎乐美胸中燃起熊熊的复仇烈焰，她狂傲地喊道：“我会吻到你的嘴的，我定会吻到你的嘴。”莎乐美在希律王面前翩翩起舞，她优美而煽情的舞姿使早已垂涎她的希律王不能自己，这时莎乐美乘势提出要得到约翰头颅的要求，希律王无奈，派人取下了约翰的头颅，就在莎乐美忘我地狂吻约翰带血的头颅的时候，她自己也遭到了毁灭——希律王在惊恐中杀死了这个被激情驱使的变态、狂乱的女人。

莎乐美以宝贵的生命获取了一刹那的快感，美在瞬间成为永恒。王尔德把原来《圣经》中的无知少女莎乐美改写成以生命获取情欲的莎乐美，从对经典人物的解构中阐释出新的文本意义。这里，莎乐美不仅是一个独特的“致命的女性”，而且成了追求瞬间快感，将唯美主义体现得最为极致的文化符号。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和消费主义强调的“瞬间体验”具有了不谋而合的相通之处，“莎乐美之吻”演化成为一种生活理念。也许这也是近年来王尔德热的原因之一吧。

福楼拜、马拉美等都曾以此为素材写作过。法国象征派画家古斯塔夫·莫罗作于1876年的两幅油画《幽灵》和《莎乐美之舞》还为后人留下了莎乐美不朽的视觉形象，画面上色彩华丽夸张，着装和舞姿充满色情和挑逗，代表了“永恒歇斯底里的女神”和“无边欲望的化身”。王尔德想通过《莎乐美》的创作，在艺术形式方面进行一种革新。“人和物所明显表现的一切，使我感到厌倦，我所寻求的是艺术中的神秘，生活中的神秘，自然中的神秘”。这番话集中体现了他独特的艺术追求。1905年《莎乐美》经德国作曲家理查·斯特劳斯谱成歌剧后，更是名扬世

界。1920年《少年中国》发表了田汉翻译的《莎乐美》。不久，上海中华书局又印行了田汉译文的单行本。该剧于1929年在南京被搬上舞台，对中国作家和观众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道连·格雷的画像》是作家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年轻英俊的道连·格雷的美貌极大地震撼了画家霍尔华德，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和艺术想象力，他为道连·格雷创作出了自认为最完美的作品——一幅逼真的道连·格雷画像。道连·格雷看着自己无与伦比的美貌驻留在画像上，慨叹青春易逝，美貌难恒，继而突发奇想，希望用灵魂作交换以保持自己的青春俊美，而让画像代他承受岁月的痕迹。他的愿望真的奇迹般地实现了。在亨利勋爵的不断诱导和影响下，格雷追逐时尚，安于享乐，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他粗暴残忍地对待曾经热恋他的年轻女演员茜比尔·文，导致了茜比尔的自杀，起初他还为茜比尔的自杀而内疚，而亨利勋爵“青春已逝，及时行乐”的一番话立刻让他茅塞顿开，心胸坦然。

许多亲近格雷的人也因为他堕落、放荡的生活方式而变得身败名裂。画家霍尔华德竭力规劝他改过自新，他一怒之下杀死霍尔华德并威胁他的一个朋友毁尸灭迹。许多年过去了，尽管他干尽了腐朽堕落的勾当，但他看起来仍然是那个俊美、纯洁的20岁青年，而代他受过的美丽画像却越变越暗，嘴角已经挂上狰狞的笑。最后，格雷看着画布上这尊丑陋的面容，试图用刀摧毁这个能呈现他的罪恶的证据——画像时，刀子却插进了自己的胸膛，这时，画像立刻又回复到了它当初的完美状态。小说结局与《莎乐美》相似，都是以暴力结束，格雷被匕首刺透心脏，销魂的美貌顷刻转换成变形的尸体。难怪加缪说：“王尔德与其说是落入生活的骗局，不如说是落入艺术的骗局，他妄图通过艺术创造唯我独尊的生活。”

由于主人公格雷的堕落及其不正当的情感倾向与维多利亚时代追求礼仪、庄重，讲究温文尔雅的风范相悖，再加上小说中的许多“谬论”，诸如“为了完美地实现自我——摆脱诱惑的唯一

方法就是屈服于诱惑”，小说问世后受到众多非议，然而王尔德的这句话在一个世纪后竟成了同性恋者的格言。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同性恋主题的小说。大多数人则认为这是一本不道德的书，带有淫秽意味。其实，只要细读文本便可以发现其中深深的道德寓意。正如当代文论家雷纳·韦勒克所说，“小说展现了一幅道德败坏遂遭惩罚的寓意画。”小说通过主人公格雷、画家霍尔华德和亨利勋爵三个人物之间互相钳制的特殊关系呈现了人物内心本能、欲望、善、恶、美、丑等道德伦理的情感体验。借用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理论来分析他们意识层次结构的话，这三个不同的人物实际上是格雷精神人格三个不同的方面。霍尔华德属于超我部分，他善良正直，希望格雷过一种“受世人尊敬的生活”；亨利是本我的化身，认为人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人会因为拒绝自身野蛮的冲动而受到惩罚，他总是引诱格雷及时行乐，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本能的欲望；格雷是自我的化身，受本我驱使，他的心灵从美貌中溜走，在体验了一切感官享乐和作恶多端之后，惊恐于画像的丑恶和狰狞，但当他想摧毁眼前的丑陋时，毁灭的却是自身，而画像则在格雷倒地而亡的同时恢复了原初的绝代美貌。美丽的画像与格雷可憎的尸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可以说艺术与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作恶多端的格雷死了，而画像的美永存。王尔德所追求的“艺术高于一切，超现实、超功利”的美学思想，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博士

褚蓓娟

2007年7月

第一章

画室里满是各色玫瑰的芬芳，夏日的微风轻拂着园中绿树，不时将紫丁香之浓郁或淡红山楂花之清幽从开着的门外送入。

亨利·沃顿勋爵躺在波斯皮面的长沙发上，像往常一样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着烟，从放沙发的角落望出去，正好能瞥见金莲花那蜜一般甜蜜盛开的金黄花朵，颤动的花枝似乎难以承受枝头火焰般美丽的鲜花。宽大的窗前舒展着蚕丝窗帘，帘上不时掠过飞鸟的奇妙身影，产生一种瞬间的日本画效果，使他想起那些有着玉石般苍白脸色的东京画家，他们试图通过本是静态的艺术来传达迅敏的动感。蜜蜂振翅飞过久未修剪的草地，或执著地盘旋在枝蔓丛生的忍冬那蒙了灰的金色喇叭花上，它们的嗡嗡低语似乎使这沉静的时刻更加压抑。伦敦市里的模糊喧嚣声就像远处风琴传来的最低音。

房间的中央，竖立着一个画架，上面是一幅具有非凡个人魅力的年青人的标准肖像画。画像前面不远处，坐着它的创作者，画家巴兹尔·霍尔华德本人。他几年前的突然失踪，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并生出许许多多奇怪的猜想。

画家看着以自己的高超技艺再现于作品的亲切而又标致的形象，满意的微笑从脸上浮过，这微笑似乎还要继续在脸上流连。但是，他突然站了起来，合上双眼，手指盖住眼睑，仿佛试图将某个奇怪的梦禁锢在脑中，生怕自己会从梦中醒过来。

“这是你最好的作品，巴兹尔，是你创作过的最好的一幅画，”亨利勋爵懒懒地说，“你明年一定得把它送到格罗斯凡纳

画廊去。皇家美术学院太大太俗，我每次去那儿，要么人太多看不清画，非常讨厌；要么画太多看不到人，那情形更糟。格罗斯凡纳是唯一合适的地方。”

“我不想把它送到任何地方去，”画家答道，头向后一甩，这奇怪的动作以前在牛津时朋友们见了总要发笑，“不，我哪儿也不送。”

亨利勋爵抬起了眉毛，透过他吞云吐雾而出的淡蓝色烟圈，惊讶地看着画家，那混有鸦片的浓烈香烟，正化作奇妙的螺旋盘旋上升。“哪儿也不送？我亲爱的朋友，为什么？你有理由吗？你们画家多么奇怪！你尽了万般努力想赢得名声，一旦有了名声你又想把它扔掉。你真是傻，世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谈论还要糟，那就是不被人谈论。这张画像会使你的名声超过英国所有年轻人，并使年长者也嫉妒你，如果年长者还激动得起来的话。”

“我知道你会笑我，”他回答，“但我真的不能将它展出。我在这幅画里倾注了太多的自我。”

亨利爵士在沙发上伸直了身子，大笑起来。

“是的，我知道你要笑话我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

“太多的自我！哎呀，巴兹尔，想不到你竟是这么自负。你的脸粗犷强硬，头发乌黑如煤，而他看起来却像是用象牙和玫瑰叶子做的，我实在看不出你和这位年少的阿多尼斯之间有何相似之处。噢，我亲爱的巴兹尔，他是个美少年，而你呢，当然，你有着种种理性的表情。但是美，真正的美，终结于理性的表情开始的地方。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夸张，它会损毁面部的和谐。一个人一旦坐下来思考，脸上就只见鼻子、额头或是某种可怕的东西了。看看那些学识高深的成功职业人士吧，他们的面目是多么丑陋！当然，教堂里的神职人员除外，不过那是因为他们不用动脑子。80岁的主教仍在讲着他还是个18岁孩子时学会的话，这自然使他看起来极其讨人喜欢。你那位神秘的年轻朋友叫什么名字，你还没告诉过我，可他的画像却令我着迷。他永远不会思考，对此我十分确定。他是个

不动脑筋的尤物。冬天我们没有花可以观赏时他应该在这儿，夏天我们需要什么来清爽心智时他也应该在这儿。别自作多情了，巴兹尔，你和他一点都不像。”

“你不理解我，哈里。”艺术家答道，“我当然不像他，这我完全清楚。真的，如果我像他我倒要觉得遗憾了。你干吗耸肩？我说的是真话。所有体貌和智力超常的人都会命运不济，这种命中注定的灾祸似乎一直尾随着历代君王蹒跚的步履。所以最好还是不要与众不同。丑人和蠢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幸福的。他们可以悠然地坐着呆呆地看着演出。如果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成功，至少他们可以免受失败之苦。他们所过的生活正是我们所有人应该过的生活——不受搅扰，无忧无虑、异常平静。他们既不会带给别人毁灭，也不会被别人所毁。哈里，你的地位和财富、我的智慧加上虽然不过如此的艺术——不论价值多少，还有道连·格雷的美貌，我们将会为神灵赐予我们的这一切付出代价，可怕的代价。”

“道连·格雷？这就是他的名字吗？”亨利勋爵一边问话，一边穿过画室走向巴兹尔·霍尔华德。

“是的，这就是他的名字。我本不想告诉你的。”

“为什么？”

“噢，我无法解释。当我极其喜欢什么人时，我从不把他们的名字告诉别人。若是讲出了他们的名字就像是出卖了他们的一部分一样。我现在变得喜欢神秘感，似乎这样能使真实生活神奇而又美妙。即便是最庸常的事情一经掩藏也会变得让人高兴。现在，我离开镇子时从不告诉家人我要去哪儿，一说便没了兴致。我敢说，这个习惯很傻，可不管怎样它给人的生活平添很多浪漫。我猜你一定觉得我蠢极了吧？”

“绝对没有，”亨利勋爵说，“绝对没有，我亲爱的巴兹尔。你好像忘了我是结过婚的人了，而婚姻的一大魅力就在于它使得欺瞒的生活对夫妻双方都绝对必需。我从来不知道我妻子在哪里，而她也从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们见面时——我们的确偶尔也见面，一起在外面吃饭或是去公爵家——我们

会摆出最认真的脸谱给对方讲最荒谬的故事。我妻子谙于此道，说真的，比我擅长得多。她撒谎从来不会搞错日期，我却总会。可当她真发现我讲假话时却一点都不会吵闹，有时我希望她会闹，但她只取笑我一番也就算了。”

“我讨厌你这样谈论你的婚姻生活，哈里，”巴兹尔·霍尔华德一边说，一边朝通往花园的门边移步，“我相信你其实是位很好的丈夫，可是你却硬要为自己的美德而羞愧。你这个人不正常。你从来不言及道德，却也从来不做不道德的事。你的玩世不恭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

“刻意保持正常才是装模作样，是我所知道的最恼人的装模作样！”亨利勋爵笑着大声说道。两个年轻人一起走出房间来到花园，隐坐在高大的月桂树阴下一张长条竹凳上。阳光漫不经心地滑落在闪光的树叶上，白色雏菊在草丛中微微颤动。

两人静坐了一会儿，亨利勋爵掏出怀表。“恐怕我得走了，巴兹尔，”他低声说，“走之前我要你回答一个问题，以前我问过你的。”

“什么问题？”画家问，眼睛始终盯着地面。

“你很清楚。”

“我并不知道，哈里。”

“好吧，我告诉你。我想让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愿意展出道连·格雷的画像。我要真实的原因。”

“我告诉过你真实的原因了。”

“不，你没有。你说是因为画里融入了太多的自我。听着，那太幼稚了。”

“哈里，”巴兹尔·霍尔华德直视着他的脸说，“每一幅带着感情作出的画像都是艺术家自身的画像而不是模特儿的画像。模特儿只是偶然的诱因。画家在色彩斑斓的画布上展现的，与其说是模特儿，不如说是他自己。我不愿展出这幅画像，是因为担心我在其中泄露了自己灵魂的秘密。”

亨利勋爵大笑起来，“什么秘密？”他问。

“我会告诉你的。”霍尔华德说，脸上却现出迷茫的表情。

“我满怀期待，巴兹尔。”亨利瞥了他一眼敦促道。

“嗨，真没什么可说的，哈里，”画家回答，“恐怕说了你也不会理解，或许你都不会相信。”

亨利勋爵微露一笑，俯身从草丛中摘了朵粉红色花瓣的雏菊端详起来。“我确信我会理解，”他专注地凝视着这个长着白色绒毛的金色小花盘，说道，“至于相不相信，凡是难以置信的东西我都能相信。”

一阵风吹落了树上的几个花朵，丁香那厚重的星状花簇在慵倦的空气里前后摆动，一只蝗虫开始在墙边低唱，一只瘦长的蜻蜓，犹如一根蓝线，张着褐色薄翼飘然而过。亨利勋爵似乎听得见巴兹尔·霍尔华德的心跳，但不知道巴兹尔究竟要说什么。

“是这样的，”画家过了一会说，“两个月前我到布兰登夫人家参加一次聚会。要知道我们这些穷艺术家必须不时地在社会上露脸，以提醒公众我们不是野蛮人。正如你告诉过我的那样，任何人，即使是证券经纪人，只要穿上晚礼服系上白领带都能赚个文明人的美名。我在客厅里跟那些体态臃肿、装扮过分的贵妇人及单调乏味的学者们聊着天，过了十来分钟，忽然意识到有人在注视我，便侧过身去，就这样第一次见到了道连·格雷。当我们四目相视时，我顿时感到黯然失色，一阵奇异的恐惧感向我袭来。我知道我面对的这个人极具人格魅力，如果我容许，他的人格魅力会吞噬掉我的全部天性，我的整个灵魂，连同我的艺术本身。我不想让我的生活受到任何外在的影响。哈里，你是最清楚不过的，我生就一副独立的性格，向来是自己的主宰，至少在遇到道连·格雷以前是这样。然后——真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我正面临着生活中一场可怕的危机。我有种怪异的预感：命运已为我设定了非同寻常的欢乐和悲哀。我害怕了，转身离开客厅。我这么做并非出于良心而是由于怯懦。我为自己的逃避行为感到颜面无光。”

“良心和怯懦其实是一回事儿，巴兹尔。良心是怯懦的商标，仅此而已。”

“我不相信，哈里，我也不相信你当真这么认为。不管怎样，无论我是出于什么动机——也许是因为骄傲，我曾经是很骄傲的——我确实挣扎到了门口，碰巧撞上布兰登夫人。‘你不会这么早就溜掉吧，霍尔华德先生？’她尖声说。她的嗓音尖得出奇，你知道吧？”

“知道，她哪点都像孔雀，独缺美貌。”亨利勋爵说着，用他那神经质的细长手指把雏菊扯成了碎片。

“我没法把她甩掉。她把我带到王室贵族和有星形勋章、嘉德勋章的高官显贵面前，中间还有好些戴着巨型头饰、长着鸚鵡鼻子的老太太。她把我说成是她最亲密的朋友。虽然之前我们只见过一次面，但她硬是把我奉为名流。我有一幅画确实曾获得过巨大成功，至少曾在一些小报上引起不少评论——这可是19世纪不朽艺术的衡量标准。突然我发现自己正面对着那位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令我异常激动的年轻人。我们挨得很近，几乎能碰到彼此。我们的目光又相遇了。我当时很莽撞，要布兰登夫人把我介绍给他。也许算不上什么莽撞吧，这纯粹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即便不经介绍我们也会交谈起来。后来道连也这么对我说，他也觉得我们注定要相识。”

“布兰登夫人是怎么形容这位奇妙的年轻人的？”亨利勋爵问，“我知道她爱对所有的客人进行迅捷的概括。记得有一次，她想把我引荐给一位浑身戴满了勋章绶带、性情粗暴的红脸膛老绅士，我俩走过去时，她冲我耳朵嘶喊着他的骇人隐私，她那惹祸的耳语响得足以让房间里的每个人听清。我只好赶快逃开。我喜欢亲自去了解人。可布兰登夫人对待她的客人简直如同拍卖商对待他的货物。不是轻描淡写地敷衍几句，就是说个没完，可就是不说你想知道的。”

“可怜的布兰登夫人！你对她也太苛责了，哈里！”霍尔华德无精打采地说。